

經典的自助餐

● 王曉漁

北大頑童王雨之，在二十世紀末寫下了一部叫做《盜版創世紀》的小說。他大概捂着笑得合不攏的嘴，虛構了一個「偉大的導師、先行者、特拉法瑪鐸行星的創建者、帶領地球人走出埃及的先知、北大生物系白鼠飼養員趙錢孫」的傳奇故事。小說的詞語具有着旺盛的生殖力，它的題目就是一個樣板。本來，「盜版」屬於寫作者詞彙庫裏的禁用品。幾年前，同樣是北大出身的評論家張頤武，就因為指責韓少功《馬橋詞典》「完全照搬」《哈扎爾辭典》遭到一次文學訴訟。而王雨之卻讓「盜版」這個詞起死回生，並且把它當作「創世紀」的前綴。「創世紀」幾乎是寫作者內心的一種普遍抱負（當然，這是一種寫作的烏托邦），台灣一份著名文學刊物即叫《創世紀》。更何況，《聖經·舊約》的第一章恰恰就是〈創世紀〉。這樣，〈創世紀〉（「創世紀」）就具有一種原典性的品質。一種神秘主義的觀點認為：權力的奧秘在於讓人相信他掌握有某種秘密。正如教會一度壟斷《聖經》的詮釋權，陳舊的學院體制也會壟斷經典的詮釋權。而旗幟鮮

明的「盜版」口號，以公開挑戰和嘲弄的形式，把經典從權力的王座上拉了下來。「盜版創世紀」這個詞語七巧板，暗示着一場顛覆經典的文化政變。這也是一次針對經典本文(text)的自助「野餐」會：作者帶去語詞，而由讀者帶去意義。

就在1995年，香港推出劉鎮偉導演的《西遊記第一百零一回之月光寶盒》(又名《大話西遊之月光寶盒》)和《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》(又名《大話西遊之大聖娶親》)。儘管兩部片子曾合成一部《大聖東遊記》，但是人們還是習慣於把它們稱為《大話西遊》。正版《西遊記》寫於明朝，講述了唐僧師徒往西天取經的故事。它具有雙重的經典性：小說內部的最終指向是佛教「經典」，而小說本文也成為了中國小說的「經典」。但是，他們通往「經典」之路是一段「文化苦旅」——唐僧師徒始終保持着禁欲生活(偶爾，豬八戒也會有犯規行為)，並且經歷了81個苦難儀式；作者吳承恩更是身世飄搖，文學史家至今還未驗明他的正身。雖然《大話西遊》中欲望的緊箍咒最終

生效，但對於在不同的時空中穿行的至尊寶（孫悟空）、紫霞、白晶晶等人，他們互相辨認的憑據恰是情感名片。正如「自助餐」本身就以為滿足食欲為目的，「盜版」的《大話西遊》也並不迴避情感欲望。事實上，這種對《西遊記》的自助餐，在詩歌界早就被那些文字藝術家悄悄實驗過。現旅居德國的詩人蕭開愚，在1991年就寫下了一首《傳奇詩》。「白骨精」和詩人輪流充當敘述者，詩歌的結尾對欲望的緊箍咒打上問號：「唐僧念誦的咒語純屬烏有。／緊箍從咒語的漏斗漏下／匯入存在的沙海，白色／而空虛。唐僧的咒語嗎？／一個職業父親的一串冷笑麼？」

《大話西遊》不僅是在故事原型上對《西遊記》公開「盜版」，它的人物扮相、動作、台詞、歌曲也都四面出擊，舉辦了一次全方位的自助餐。主角孫悟空的扮相，就比較接近日本《西遊記》（該劇以性感著稱的宮澤里惠飾演唐僧，無疑也是對正版禁欲精神的一次「盜版」）的包裝。香港導演王家衛，因為熱衷於形而上的「作秀」，生產出大量晦澀的電影語言。他導演下的人物，一般心事重重，生活在日益逼仄的內心世界裏。他們嘴裏吐出的每一句話，都會在大腦中反覆加工，帶有故作深沉的「文藝腔」。這種電影有意迎合經典的標準，是一種「為經典而生產」的藝術品。《大話西遊》多次從王家衛的名片《重慶森林》、《東邪西毒》中偷渡台詞，卻拋棄了那種皺着眉頭的聲音。當至尊寶找到紫霞，紫霞突然拔劍抵在至尊寶的咽喉上，這時響起畫外音：「當時那把劍離我的咽喉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1/4炷香之後，那把劍的女主人將會徹底地愛上我……」相似的聲音也出現在《重慶森林》裏，

那是男警察面對女毒販時的獨白。在這段短短的獨白裏，王家衛試圖調製一杯偶然性、宿命與時間相互混合的雞尾酒。只是這超載的文字不能承受之重，猶如過量的調料，使得雞尾酒無法下咽。而在《大話西遊》的「盜版」旁白裏，至尊寶面前沉重的「死亡」境遇，迅速被愛情稀釋，獲得了一種卡爾維諾式的輕逸的效果。我並不是說，「死亡」這些命題不能討論。但王家衛對電影這種大眾媒介揚短避長，只能生產出評獎專用的哲學論文動畫。

這場針對各種經典的饕餮大餐，猶如一次蓄謀顛覆詮釋壟斷集權的「杯酒釋兵權」。學院內那些消化不良的胃口，由當年具有先驗合法性的鑒定師位置退居二線。《大話西遊》裏，菩提和至尊寶有這麼一段對話：

「愛一個人需要理由嗎？」菩提反問。

「不需要嗎？」

「需要嗎？」

「不需要嗎？」

「需要嗎？」

「不需要嗎？」

兩人不停地反問着，最後菩提不得不妥協：「哎，我是跟你研究研究嘛，幹嘛那麼認真呢？」轉身走時，他又來了一句：「需要嗎？」

至尊寶陷入了沉思。

「需不需要理由」所討論的內核，其實是一個詮釋權的問題。但兩個人都沒有採取肯定的敘述方式，而是「不停地反問」。「反問」是一把雙重質疑的雙刃劍，態度是不確定的。這樣，它既刺向對方也指向自己，從而避免了肯定或祈使語氣惟我獨尊的武斷。「不停地反問」還從時間上保證了質疑的開放性，任何一方都有權力反駁，不存在甚麼特權。影片拒絕提供標準答

案，最後「至尊寶陷入了沉思」。「沉思」是對問題的懸置，它向觀眾敞開空白之頁：每一個人都可以填上自己的答案。更有趣的是，一向被當作真理條目的「認真」也打上了問號。正如《盜版創世紀》裏拉伯雷式的狂歡氣氛，自助餐的座位將不分等級。每個食客，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趣味滿足他們的美學胃口。

《大話西遊》是一次以經典為對象的自助餐，但它本身也逐漸演化為經典，最終成為自助餐的食物。「經典的自助餐」就具有雙重含義：經典成為自助餐的食物，自助餐也將成為被食用的經典。二十世紀末，小綿羊多利身上的克隆技術，暗示着很有可能出現「盜版」人類。對人類的「盜版」，存在着倫理學上的問題；對精神產品的盜版，存在着知識產權的問題。一個讓我們無法視而不見的事實是，《大話西遊》的經典化也與盜版錄像帶和VCD有關。官方的電影權威刊物《大眾電影》，乾脆把它稱為影響了一代年輕人的「經典兼盜版王」。盜版商們的非法經營，屬於政府部門所要解決的問題。而在我看來，大話西遊式的文化「盜版」，恰恰優雅地體現了這個盜版時代（所謂的贗品時代，也是這個意思）的精神。這是欠發達地區的「盜版」藝術，在中國，盜版時尚往往成為一些國際名牌的先期免費廣告。當藝術也能被機械複製，「盜版」同樣會獲得原典性。「喜劇之王」周星馳，在很多動作設置上模仿金凱瑞（Jim Carrey），而金凱瑞也被稱為「美國周星馳」。正版與盜版各自成為對方的文化資本，「真假美猴王」都將擁有合法性，成為一字並肩王。

這是一次《大話西遊》的全民自助餐，龐大的時代之胃承擔了消化功

能。在我看來，《大話西遊》本身算不上經典，但全民的「詮釋運動」使它成了經典現象。《大話西遊》在1995年首輪上映時，並未取得理想的票房收入。它在兩三年後的復興，恰恰與網絡這種新生媒介的介入同步。關於《大話西遊》的故事遍布網絡，它的台詞甚至成為網民見面時的切口。時代之胃的超強消化酶，彌補了《大話西遊》作為經典的單薄。網絡在技術上所能提供的民主精神（當然，這種民主也是有限的），使它成為一個全民「大話」的自助餐廳。菜單上排列着各種經典，每一個網民都可以盡情烹製。玫瑰水手《潘金蓮之花樣年華》，將《金瓶梅》人物、張愛玲小說以及王家衛的影片作成一個拼盤。面目各異的修辭，突破時空柵欄集中在一起，從而獲得意外的想像力。人們對經典的品嘗，並不限於人物、地點、時間、情節這些元素。形式往往是某種思想最後藏身的地方，它彷彿暗具有一定的隱蔽性。所以，觀念的革命，往往與文體的革命攜手並進。而各種應用文體包括試卷，也都成為重點「盜版」對象。「試卷」本來是權力、身份和知識相互勾結的產物（這不意味着我主張廢除考試），「盜版」則在嬉笑之中便摧毀了它們虛妄的尊嚴。這是一場不流血的文化政變，文化的權力下放成人民的權利。在90年代，我曾經先後上當買下三種《圍城》的盜版。而在這個全民自助餐的時代，大概所有的經典都會被N次「盜版」。當然，並不是所有的「盜版」都將成為經典。

王曉漁 1978年生，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。